

鞋底补好了,路就稳了

龙岩冬夜,丝丝缕缕的寒气顺着柏油路面的纹理渗入空气中。路边的灯刚亮起黄晕,我下班走过小区拐角,脚上的皮鞋忽然“咔”一声轻响——鞋底脱了胶,每一步都翘起着。正狼狈时,却见前方不远处,一盏小马灯亮着。

暖黄色的光晕里,林伯正低头收拾他的修鞋摊。铁皮工具箱磨得发亮,锥子、线轴、胶水瓶静默地守着各自的方位。“林伯,还没收呢?”我提着那只“张嘴”的鞋问。

“正要收,就看见你了。”老人抬起头,皱纹在灯下舒展成柔和的弧度。他接过鞋,拇指沿着裂缝轻轻一捋,“老伙计也到岁数了。坐,十分钟就好。”

他重新铺开那块褪色的蓝布。工具一一复位,动作不急不缓。小毛刷蘸了胶,沿着裂缝细细走笔,像在修补一件瓷器;屏息凝神地将鞋帮与鞋底压实,再用

胡桃木小锤轻轻敲打。“笃、笃、笃”,声音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清晰,如更漏,似心跳。

我这才看清他的手——指节粗大,布满老茧,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鞋油,却在昏黄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那是十七载光阴,摩挲过无数鞋履后沉淀下的印记。

“这么冷,该早点回去的。”我说。

林伯笑了笑,眼角皱纹深了些:“答应了一个学生娃,明天体育考试,跑鞋得加固。孩子的事,耽误不得。”正说着,一个背书包的男孩喘着气跑来:“林爷爷,我的鞋……”老人变戏法似的从箱里拎出跑鞋,蹲下身,冻红的手指灵巧穿梭,系紧鞋带:“鞋底加了料,放心跑,稳当得很。”男孩的眼睛在路灯下亮晶晶的,接过鞋,道谢声和脚步声一同消失在夜色深处。

送走孩子,林伯又拿起我的鞋。“年轻时图快,针脚是飘的。”他给裂缝上着第二

遍胶,话音和动作一样沉缓。锤子落下最后一记轻响,“现在晓得了,功夫都在‘慢’里。针脚密实,胶上匀净,鞋才能陪你走远路。”他从箱底翻出一块深色橡胶垫,比着鞋底裁剪,剪刀利落精准,“龙岩冬天雨多,路面滑,闺女你脚不方便,我多给你垫上这个,你走得稳当,我也安心。”

鞋修好了,我扫码时多付了10元。林伯听见收款播报,连连摆手,从棉袄内袋掏出一卷用皮筋扎着的零钱——五角、一元,理得平平整整。他抽出两张边角磨毛的五元纸币,塞进我手里:“老邻居了,不能多要。”我握着两张纸币,它微皱,带着他的体温,像一小团未散的暖意。

穿上鞋,踩了踩。新补的鞋底咬合紧密,加装的橡胶垫让每一步都稳稳当当。这稳当从脚底升起,一路漫到心里。我回头望去,林伯正就着马灯光擦拭工具。佝偻的身影被拉得很长,与路灯的光晕叠在

一起,绘成一幅淡墨的画。不远处,家家窗户透出暖光,炒菜的香气和隐约的笑语漫在空气里,融化了冬夜的清冷。

揣着这份从脚底升起的稳当,我转身,将那片暖光与锤声留在身后。回家的路,柏油路面灯影朦胧。林伯补好的,又何止是鞋呢?他守着这小区角落的摊子,用最慢的功夫,修复着生活中那些看不见的裂痕。他的耐心,像龙岩的老茶,初尝平淡,回味却甘醇绵长,足以熨帖一整个被寒风浸透的夜晚。

转角那盏马灯还亮着。光晕不大,却如一颗温润的纽扣,系紧了寒夜与归途,让匆忙的生活,在熟悉的楼宇间有一个可以停下喘息的角落。鞋底补好了,路就稳了——这,便是林伯用十七年光阴,在小区角落里,一锤一胶压实的生活道理。

(吴雪梅)

大雪的温暖记忆

大雪刚过,家里下了第一场大雪。从河南到闽南15年,冬季休假少,没有机会回到故乡看大雪,可是心里对大雪的思念与记忆没有减少一点。

40年前,每到大雪节气,家乡一望无际的田野便会落满齐膝深的鹅毛雪。一群孩子领着黄狗,狂奔在白茫茫的雪原里。追野兔、撵野鸡,滚雪球、打雪仗。满头冒着热气,棉衣脱掉,红扑扑的脸蛋在雪地里分外动人。雪原像铺上厚毯,肆意玩耍的游乐场。走在雪白无垠的田野,除了大树和炊烟,一切都被白雪掩盖,听着咯吱咯吱的踏雪声、树上喜鹊的喳喳声、远处隐约的牛叫声,让我们流连忘返。

我参加工作时,正赶上在太行山下建设新电厂。大雪时节,远处的村镇灯火灿

烂,而我们却仍坚守在雪花弥漫、积雪过尺、寒冷刺骨的工地上,能喝到一口热汤都很欣慰。那种天地间白茫茫、凛冽空旷的创业的艰辛与坚守,深深刻在了记忆里。

1990年冬季大雪时,我与女朋友确定关系。我俩骑自行车去乡下探望亲戚,乡间小路异常泥泞,骑几十米就得下车刮一下车轮上的泥团,累得人一身汗。麦田里洁白无际的雪景充满浪漫色彩,令人迷恋。傍晚赶回城里,车子脏得不像样,护城河里的流水清清,我执意背着自行车下河冲洗。十几米深的河堤,又陡又滑,稍不小心就滑落河里。我想着车,女朋友担心我,我肩扛车子朝下一步一步挪,她跟在后边扯着我衣襟。总算下到河边洗净

车子。夕阳照耀下的雪原闪着五彩的粼光,骑着焕然一新的自行车,我们的心情像圣洁无痕的白雪一般清爽、快乐。

1991年,我们有了女儿,她特别喜欢去田野玩,越是刮风下雨还越有兴致。1994年大雪节气,天空再次飘起鹅毛雪花,时年三岁的女儿欢天喜地非要出去滑雪橇。“寒风呼啸”与“刺骨冰冷”因女儿的热情和恳求被我们抛在脑后,一家三口人、一个雪橇,在寂静宽阔的城郊雪原,冒着漫天大雪,尽情欢笑、呼喊、奔跑,忘乎所以。

2008年冬季,我们一行8人去杭州参加计算机培训,结束时恰逢百年不遇的雪灾。刚下雪时,市民都出来观景,许多年轻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雪。直到大雪持

续四五天后,积雪厚达一尺,交通便遭殃了,全城车辆停运。我们返程当日的火车也停运了,车站一下便滞留了几万人。我们只好回厂家等待冰雪消融。几天后,我们终于千方百计地买到了从南京返回家的车票。事不宜迟,我们连夜坐车赶往南京,本来只要两三个小时的高速路,整整走了一夜。沿途部队、武警的战士在铲除齐膝深的冻雪,那冰天雪地的除雪情景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。

生活就像年复一年的大雪,让我们在体会到寒冷、艰辛的同时,更深刻的是牢记了大雪的洁白美丽和生活的平安喜乐。

人冬大雪时节家乡迎来大雪,我内心的愿望就是马上飞到家乡,融入大雪,体味半生对雪的爱恋心结。(周国利)

冬至:时光里的温暖变迁

冬至,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温情的节气,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,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,让那些关于儿时与当下冬至的画面,在脑海中一一浮现。

小时候,冬至是一年中令人期待的日子之一。那时候,日子过得简单而纯粹,冬至的仪式感却格外浓烈。冬至前一天,家里的大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奶奶会早

早地准备好糯米粉,那洁白细腻的粉末,仿佛是冬日里的一抹纯净。她坐在小板凳上,熟练地将糯米粉倒入盆中,加入适量的温水,开始揉面。她的双手在面团上不停地揉搓,动作娴熟而又充满韵律,面团在她的手下逐渐变得光滑而有弹性。我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,时不时伸手去摸一摸那软软的面团,奶奶总是笑着把我赶开,说我这小

手脏,会把面团弄坏的。

揉好面后,就到了包汤圆的时候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,桌上摆满了各种馅料,有芝麻馅的,甜香四溢;有豆沙馅的,细腻绵软;还有肉馅的,咸香可口。大家一边包着汤圆,一边聊着家常,欢声笑语回荡在屋子里。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拿起一块面团,搓成圆球,然后用手指在中间按出一个小坑,放入馅料,再慢慢把口封上,搓成圆形的汤圆。虽然我包的汤圆形状各异,有的大,有的小,有的还露了馅,但大人们都夸我包得好,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到了冬至那天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圆,那温暖的感觉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全身。窗外寒风凛冽,屋内却温馨无比,一家人团团圆圆,幸福的感觉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如今,时光飞逝,我已经长大成人,离开了家乡,在外地工作。冬至的氛围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浓厚。大家都在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,很少有时间去精心准备冬至的汤圆。

不过,每到冬至这一天,我还是会给自己煮上一碗速食汤圆。看着那一个个圆滚滚的汤圆在锅里翻滚,我的思绪也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小时候。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比小时候好了很多,但那份对家的思念,对亲情的渴望,却从未改变。

在这个冬至,我想对自己说一声:冬至安康。愿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,我都能像小时候那样,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,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也愿远方的家人,身体健康,幸福快乐。(黄德源)

书画艺术



井店湖一景 陈映竹(7岁)画